

上卷 踏入乌托邦

第一章

外出休假

1

巴恩斯坦波尔先生觉得确实该给自己放一次假了，但他不知道要和谁一起去休假，也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休假。他每天都在超负荷地工作，而且对自己的家庭也越来越感到厌倦。

他生来就是一个感情极为丰富的人，对家庭的挚爱使他把家时刻都牢记在心中。然而，当他疲惫不堪、郁郁寡欢的时候，他又对家产生了极度的厌倦感。三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胳膊腿一天比一天长得更结实。他们会坐在巴恩斯坦波尔先生正准备要坐上去的椅子上；当他在弹奏钢琴时，儿子会在旁边嘲笑、戏弄他；房间里时刻充满着他们嘶哑的喊叫声。他们高声讲着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理解的笑话，并不时地发出“哈哈”大笑。他们经常介入大人之间那些无关紧

要的调情之中，而这种调情对他来说是他生活中聊以自慰的主要途径之一。在网球场上，他经常被儿子打得一败涂地。他们开心地玩着登陆游戏，两人一帮，三人一伙，吵吵闹闹地从楼梯上滚下来。房间里，他们的帽子四处乱飞。他们早饭不按时吃，每天晚上上床时都发出“嗷嗷”的叫喊声，门也被摔得“嘭嘭”直响。可他们的妈妈对此却一直无动于衷。他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而且对当今社会除了巴恩斯坦波尔工资不涨外，其余的都在飞涨这一事实丝毫不予理会。每当吃饭时，他想以劳合·乔治先生为例给他们讲一些简朴的道理或者略微抬高一点嗓门来压制他们的喧闹声，他们就会表现出极端的心不在焉，而且无论他的嗓门有多高，他们都丝毫不在乎。

他急于离开这个家去某个地方，可以静静地品味那里形形色色的人，至少在那里可以摆脱儿子们对他的干扰。

他还想远离佩弗先生一段时间。走在那几条街道上对他来说完全是一种折磨。他不愿再看到任何一张报纸、任何一条报载广告。财政危机的恐惧感时刻萦绕在他的脑海里，而这种财政危机最终会导致战争的爆发。人们会认为在这种危机条件下爆发的战争是个不可避免的灾难。

巴恩斯坦波尔是《自由主义者》周刊杂志的副主编兼总管。这是一份颇具影响并以刊登激进思想而闻名的刊物。他的上司，佩弗先生无处不在的干扰对他工作的影响越来越大。以前，他可以和其他员工一起通过开一些诡秘的玩笑来发泄他们心中对佩弗的不满，以示对佩弗的抗议。而现在这些员工都不在了，佩弗先生以财政危机为由把他们全炒了鱿鱼。现在的情况是，除巴恩斯坦波尔和佩弗外，再也没有什么人

定期为《自由主义者》投稿了。所以，佩弗现在完全按自己的观点来要求巴恩斯坦波尔和控制《自由主义者》。他会耸着肩，坐在编辑椅上，双手放在裤口袋里，用令人沮丧的目光观察着周围的一切，有时一坐就是两个小时。巴恩斯坦波尔固有的脾性是对任何事情都有一种朴素的期望和进取心，佩弗则坚持认为进取心至少在六年前就已经过时了，而自由主义者应该把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即将到来的最后审判日。在其他员工还在的时候，他们通常把佩弗先生的手稿称之为经过一周还没有被消化好的食物。佩弗把他所谓的稿子写好后便会离开编辑部，把一周要发表的文章连同他的手稿统统交给巴恩斯坦波尔，自己一走了事。

即使在平时，佩弗也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在他们之间经常有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因此，他工作中时常带有一种消沉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煤矿的关闭已长达一个月之久，这似乎预示着英国商业的崩溃；每天早晨都有来自爱尔兰最新暴行的报道，这些暴行是令人发指，不可饶恕的；长时间的干旱威胁到整个世界的粮食生产；国际联盟，这个巴恩斯坦波尔在威尔士总统鼎盛时期曾对它寄予很大期望的国际组织，现在也处在消极、自我满足的无所事事状态。到处都是冲突，到处都是疯狂。八分之七的世界好像陷入长期的混乱之中，整个社会似乎处于解体的边缘。即使没有佩弗的存在，要想面对现实，寻求发展也是十分困难的。

巴恩斯坦波尔心中确实隐藏着一种希望。在他看来，希望是生活中最基本的溶剂，没有它，人们将无法领悟生活的真谛。他总是把希望寄托在自由主义以及自己不懈的努力上，但是他现在已开始认识到，自由主义将永远一事无成，充其

量只不过是耸着肩，把手放在裤袋里对那些出身低微，精力充沛的人行为举止进行品头论足而已。

巴恩斯坦波尔现在每个日日夜夜都在不停地为整个世界而担忧。甚至在夜晚，睡意都远离他而去。在他脑海中时刻萦绕着一个强烈的渴望，那就是完全按自己的观点出版一批《自由主义者》——在佩弗走开后，改变所有的一切。他要删除那些没有经过仔细推敲、斟酌的文章以及粗劣、空洞的束缚；删除对残酷以及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一种幸灾乐祸的报道；删除对劳合·乔治先生那些简单、自然且为人之常情的不端行为的指责；删除对格雷大臣、罗伯特·塞斯尔大臣、兰斯多恩大臣、教皇、安娜女皇、弗莱德雷科、巴巴丽莎皇帝钟爱的过分渲染（每期都有不同的人物登场亮相），以此来呼唤人们来实现一个全新的世界，那就是把乌托邦思想灌输在这一周刊中！他要告诉《自由主义者》的读者们：这就是我们必须做的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佩弗在周日吃早饭时看到这些文章，这对他将是一个多么大的打击！也许由于过分惊奇，这一次他会把吃进去的食物好好消化一下。

但是，这是些愚蠢的梦想，因为他必须考虑到家中还有三个小巴恩斯坦波尔，他们还需要依靠他过上体面的日子。在他们心中，任何事情都像梦一样美丽。巴恩斯坦波尔不得不承认，他不能把这两件事完全分开，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没有聪明绝顶，也许他会把事情搞得一团糟……一个人也许会有跳出油锅又入火坑的遭遇。

《自由主义者》是一个令人意气消沉的刊物，但绝不是一个低级、庸俗的刊物。

诚然，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即将发生灾难性的战争，巴恩

斯坦波尔觉得极有必要同佩弗分开一段时间。他同佩弗已经有过一到两次对抗，争吵随时都会发生。很显然，离开佩弗的第一步是去看医生，所以，巴恩斯坦波尔去看了医生。

“我的神经已失去了控制，”巴恩斯坦波尔先生说，“我感到神经极度衰弱。”

“你患有神经衰弱症。”医生说。

“我对日常工作感到恐惧。”

“你需要休一次假。”

“你认为我需要改变一下环境吗？”

“尽可能是一个全新的环境。”

“你能建议一下我该去什么地方？”

“你想去什么地方？”

“我确实不知道该去什么地方。我想你能推荐……”

“想想能吸引你的地方，然后就去。尽情地做你现在想做的事情。”

巴恩斯坦波尔把钱付给医生就走开了。他牢记着医生的建议，时刻准备把自己生病的消息传出去。一旦时机成熟，他便会说出离开佩弗一段时间的必要性。

2

一段时间内，巴恩斯坦波尔所企盼的休假成了他极度忧虑中一个新的负担，因为，决定外出休假必须面对三个明显难以逾越的障碍：怎样走？到哪里去？而且由于巴恩斯坦波尔属于对自己同伴很快就会产生厌倦的那类人：同谁一起去？

一个偷偷摸摸的计划悄悄地在他心中形成，他经常不知不觉就流露出一些话题，但幸好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

有一件事情他是非常清楚的。有关他休假的事在家里是一个字也不能提。一旦巴恩斯坦波尔夫人得到半点风声，她知道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夫人会以权威人士的架势，全权负责与此有关的任何事情。她会说：“你一定要休个好假。”然后再帮他选一个路途遥远且花费很大的度假胜地，如康沃尔、苏格兰或者布列塔尼。她还会买很多随身物品，并且就在他要出发的最后时刻，她会很周到想起要把一个极不方便的包裹塞进行李中。最后，她会带着三个儿子为他送行。很可能她还会安排一帮好友一同前往，以便能“活跃气氛”。如果他们真的同他一起去的话，他们肯定会把他们本质中最坏的一面也一同带去，这将是最令人讨厌的事情。相互之间可谈的话题很少，仅仅有一些虚伪的笑声和没完没了的游戏……不，他不能接受这样的假日！

但是，一个人如果想休假怎么可能一点风声都不让太太知道呢？私下把行李整理好，再悄悄地把行李搬到屋外……

按巴恩斯坦波尔自己的观点，目前最令他感到信心十足的是他自己有一辆小汽车。很自然，这辆车在他秘密计划中将起十分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成为他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对于第二个障碍“到哪里去？”他的想法先从一个固定、确切的度假胜地转到随便一个什么地方，只要他能轻轻松松的度假，还能略微感受一下小动物的友好就再好不过了。这就算是第二个问题的回答。同谁一起去呢？他的车是一辆两座车，家里人把它称之为“洗脚盆”、“柯尔曼的芥末”、“黄祸”等等。就像这些雅号所隐含的那样，它是一辆低矮的黄色敞篷

车。巴恩斯坦波尔就是驾驶这辆车从悉顿汉姆到办公室上班的。白天，他把车停在办公室的院子里；在悉顿汉姆把它停在只有巴恩斯坦波尔有钥匙的车库里。至今，他已成功地阻止了儿子们驾驶它或打碎它。偶尔，巴恩斯坦波尔太太会让他开车带她到悉顿汉姆附近买买东西，但她并不喜欢这辆车，原因是它把她暴露得太多，而且还把她搞得满身尘土，蓬头垢面。正因为所有这些原因，这辆车成为他休假期间最好的搭档。巴恩斯坦波尔很喜欢开这辆车，因为它每行驶三十三英里仅耗一加仑汽油，比买季票便宜不少。他车技很差，但他开得很慢。尽管它有时会自己停下来并拒绝再前进，但至少目前它还没有这样做。就像巴恩斯坦波尔自己一生中曾经干过的事情，本该往东去，可他却把方向盘往西打。如此这样，他感到很刺激。

最终，巴恩斯坦波尔果断地做出了决定。机会突然出现在他面前。星期四是他去印刷室的日子。晚上回到家里感到极端的疲倦。气候仍然顽固地保持炎热和干燥。人们痛苦地认识到，这次干旱将使半个地球处于饥饿和灾难之中。伦敦现在正处在社交旺季，到处都是自作聪明，强装笑脸的人；如果有什么东西比大跳探戈舞的 1913 年更愚蠢的话，那么根据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巴恩斯坦波尔把今年看成是人类历史上最愚蠢的一年。《星报》同往常一样在体育新闻报道和时装介绍栏目的空余边角处刊登一些坏消息。俄国同其他国家的战争仍在继续，爱尔兰、小亚细亚、印度边境、东西伯利亚也是如此；又发生了三起可怕的凶杀案；矿工在罢工，建筑行业也在罢工。惟一的好消息是，在下行列车上还能找到一处立足之地，可遗憾的是，发车时间还迟了二十分钟。

他发现太太给他留了一张便条，告诉他，温布尔登的表妹来电报说，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机会，可以和利兰小姐一起观看网球比赛，并可亲眼目睹所有网球冠军的风采。她和三个儿子一块儿去，可能回来得很晚。她还说，她们会坚持到比赛的结束，一定要观赏到真正一流的网球比赛。由于那天晚上是佣人的休息日，她还问他是否介意一个人呆在房间里，佣人在走之前会给他准备好晚饭的。

巴恩斯坦波尔无可奈何地把便条看了一遍。晚饭期间，他无意识地把目光落在一位中国朋友送给他的一本宣传小册子上。这本小册子讲述的是日本人如何有意践踏和破坏中国文化和文明。

晚饭后，他坐在后花园里吸着他的烟斗。这时，他才知道一个人独自在家意味着什么。

他突然活跃起来，跑到佩弗的住处，告诉他医生的诊断和建议，并解释说，现在正是《自由主义者》离得开他的时候，因此，他要求休一次假。之后，他又跑回自己的房间，急急忙忙收拾好随身物品，把它们装进一个似乎不易丢失的旧格莱德斯通牌旅行包里，并把旅行包放在汽车的后座上。紧接着他又花了一点时间给他太太写了封信，很小心地把信放进贴胸的衣袋里。

最后，他锁好车库，回到花园，躺在躺椅上，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经过仔细挑选，名字叫《欧洲的崩溃》一书，以便家人回来后看不出任何破绽。

太太回来后，他漫不经心地告诉她，他觉得自己患了神经衰弱症，准备明天去伦敦看一下医生。

太太要帮他选一个医生，但被他婉言谢绝了，因为他不

能不考虑佩弗坚持向他推荐的医生。实际上，他已经看过了那位医生。当巴恩斯坦波尔太太认为他们大家全都应该休一个愉快的假期时，他只是哼哼了一声，既不表示坚持，也不表示反对。

如此以来，巴恩斯坦波尔终于摆脱了这个家，几周休假所需的東西已准备好，并且没有遇到特别大的阻力。第二天早晨，他朝伦敦方向开去。路上的车很多，而且跑得也很快，但没有任何要出事故的迹象。这辆“黄祸”跑得特欢，实际上，它本该被命名为“金色希望”。到达坝伯韦尔后，他上了新开的路，驶向位于沃霍尔大桥路尽端的邮电局。他对自己将要做的事情既感到有点后怕，又觉得很刺激。他停下车，走进邮电局，给太太发了份电报。“潘根医生说，”他写道，“急需单独休息。去湖泊地区康复。行李已备好。余事随后信中告知。”

之后，他走出邮电局，在口袋里乱摸一气，掏出那封头一天晚上就早已写好的信，把它寄走了。他故意把信写得很潦草以说明神经衰弱已到何种程度。他在信中解释说，潘根医生命令他马上休假，并建议他“去北方”，最好几天或一周内中断任何信件来往。如果没有什么急事的话，他将不再准备再写信。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如果休息好，一切都会没事的。一旦有了确切的通信地址后，他将拍电报通知她，并且仅限于传递非常紧急的事情。

做完了这一切，他又重新回到车上，从心底里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自从他在第一个学校里的第一次休假之后，他再也没有体会过这种感觉。他驾车上了大北路，但在海德公园转角处的交通阻塞中，他让警察把他引向骑士桥。之后

不久，在牛津路和巴斯路之间的岔口外，一辆发生故障的货车迫使他又回到了原路。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拐来拐去，他最后还是踏上了北去的路。

3

同往日一样，阳光灿烂，晴空万里，这也是 1921 年大干旱的特点，但所幸不算太热。巴恩斯坦波尔对这一切的新鲜感，再加上他愉快的心情，使他相信，在他前面会有一段令人愉快的经历。希望又重新回到了他的身边。他知道，他现在是在摆脱烦恼的路上，但他丝毫不去理会这条路到底能否带他彻底地摆脱烦恼。就连在路边的小酒店停下来吃点午饭，他也觉得是个不大不小的经历。要是继续赶路会感到有点孤单的话，他会有意让人搭他的车，并可以一起聊聊天。让人搭车是件非常容易的事，因为他现在已远离悉顿汉姆和《自由主义者》的办公室，去哪个方向对他来说是无所谓的。

出斯洛不远，一辆灰色的旅行大轿车超过他的车。大轿车无声无响地从他身边开过，导致他一度紧张，车子也改变了方向。他车上并不十分准确的时速表显示出他行驶的速度为每小时二十七英里。在他看来这个速度已不算慢了，可旅行车超过他的车只是瞬间的事。他注意到车里坐着三男一女，他们正伸着脖子朝后望，似乎对跟在他们车子后面的什么东西很感兴趣。由于他们的车速太快，他仅看清了车上的那位女士。那是位让人看一眼就会使人觉得她是一位容光焕发、非常可爱的美人。而紧挨着她的那位则是一个个子矮小，年

龄偏大的先生。

他还没有从刚才那段精彩的经历中回过神，又起来了一辆车。那辆车的喇叭声简直比史前蜥蜴的叫声还要难听。不过，他还是比较喜欢这种超车方式。双方经过协调，他把速度降下来，放弃了路的中心地带，扬了扬手，表示对后者的支持和鼓励。这是一条大约三十英尺宽的公路，一辆光滑的大型轿车也趁机从他的右侧超过去。由于车上装满了行李，他除了看到一位戴眼镜的年轻人坐在司机旁边外，其他什么人也看不到。那辆车拐了个急弯，尾随着那辆旅行车而去。

在这样一个明媚的早晨，在这样宽阔的马路上，即使是一个机械的“洗脚盆”也不愿被人以贵族的派头超过。拐过这个弯以后，巴恩斯坦波尔加大了油门，车速比他平时谨慎驾驶时的速度快了整整十英里。他觉得眼前的路比刚才宽广了许多。

路确实比刚才宽了许多。它一直向前延伸大约三分之一英里。路的左边是经过仔细修剪的树篱和一些零散的树木。树篱以外是农田和村舍。朝远处眺望可以看到白杨树和温德塞城堡；路的右侧是一片农田和一个小酒店，它们刚好位于一座树木茂盛的小山脚下。在这十分幽静的田野边有一块十分醒目的旅馆广告牌。这家旅馆建在靠近梅顿海德一条小河的河边上。空气中时不时有热浪扑来，马路上偶尔会卷起几缕尘烟。灰色的旅行车和大轿车已消失的无影无踪。

巴恩斯坦波尔花了足足有两秒钟的时间才从惊奇中回过神来：马路左右两侧均没有岔路，如果他们是在远前方的拐弯处消失的话，那么，他们的行驶速度应该在每小时两百到

三百英里。

巴恩斯坦波尔有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每当他对某件事情产生怀疑时，他会把车速降下来。现在他把车速降了下来，以每小时十五英里的速度缓慢前进。他睁大眼睛，注视着空旷的田野以期能发现一些导致前车神秘消失的蛛丝马迹。他完全被好奇心所支配，丝毫没有察觉到他自己将要面临的危险。

他的车好像突然撞到了什么东西，急剧滑向一侧，最后在原地猛地打转不停。一瞬间，巴恩斯坦波尔不知所措，他记不清遇到车子打滑该怎样处理。他模模糊糊地想到曾经有人告诉过他，车子打滑时，方向盘应朝车子滑动的方向打。但是，一时间他又分不清车子在朝什么方向打滑。

后来，他记得就在这个时候听到一个响声，这个响声同琵琶弦在极强的压力下突然断裂发出的噼啪声完全一样。一个人在被麻醉前后极不理智时也会发出这样的声音来。

他好像在树篱周围同什么人打了一架，现在路就在他前面。他松开油门，把速度放慢，直到车子最后停下来。他深深地陷入一种疑惑之中。

这条路同他半分钟前行驶的路完全不同。树篱不再是刚才见到的树篱，树木也不再是刚才见到的树木，温德塞城堡也消失不见了。对他惟一个小小的补偿是那辆大轿车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它就停在距他大约两百码的路边。

第二章

漂亮的路

1

一时间，巴恩斯坦波尔的注意力集中到大轿车和周围的风景上。大轿车的乘客一个也没有下来。周围的风景变得如此美丽，要是在平时肯定会有人同他一起欣赏这令人着迷的美丽画卷，并向他解释发生这些变化的原因。前面那小帮人的存在使他的思绪又回到现实中来。

通常，英国的高速公路都是用鹅卵石、泥土和沥青铺成的，上面全是粗沙、尘土和动物的粪便。而这条路却是用玻璃制成的，有的地方清澈如静水，有的地方洁白如奶液。路面的条纹有的呈淡色，温文典雅，有的闪闪发光，宛如镶嵌在云中的朵朵金花。这条路宽大约十二码到十五码，两侧是平整的草坪。巴恩斯坦波尔是修整草坪的行家能手，但这样好的草坪他却是第一次看到。他坐在车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外面的美景。距他车前后各三十码的草坪外是一个很大的花坛，盛开着“勿忘我”一类的鲜花。随着高大、纯白色的穗状花数量的增多，兰花被取而代之。对面，一些巴恩斯坦波

尔叫不上名字的花排列有序，花的颜色由蓝色、紫红色、粉红色过渡到深红色。在这片五颜六色花的海洋外面是一片平整的牧场，奶牛正在上面吃草。三头紧挨在一起的牛可能是因为巴恩斯坦波尔的突然出现而感到有点惊奇，反着刍，用仁慈而又带思索的目光看着他。这些牛长得很像南欧和印度的牛，牛角和脖子下面下垂都很长。巴恩斯坦波尔把目光从这些温顺的动物身上转向那条长长、黄白相间、火焰状的树林，远在树林的后面是一座座白雪覆盖的高山。几朵白云从令人眼花缭乱的蓝天上慢慢飘过。一阵清风吹来，巴恩斯坦波尔顿时感到清醒了许多，心情也变得愉快起来。

除了牛和站在大轿车旁边的一伙人外，巴恩斯坦波尔没有看到任何其他人或者动物。

巴恩斯坦波尔的注意力被身后“噼啪”的响声所吸引。很可能是在他来时方向的路边，有一座被炸毁的石屋，很明显，这座石屋被炸毁的时间不长。石屋旁边有两棵苹果树，树枝有的缠在一起，有的已经断裂。好像有什么东西刚刚爆炸过，从树干中间往外冒着轻烟，并能听到什么东西着火时发出的声音。这两棵被炸毁的苹果树的枝条变得扭曲不直，歪向同一个方向。巴恩斯坦波尔还注意到路边的一些花也歪向同一方向，好像被一阵强风吹过一样。然而，他既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感觉到什么强风。

他盯着这些东西看了一会儿，然后转向那辆大轿车，似乎想从那些人身上得到一些解释。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正沿着路朝他走来，领头的是一个身穿防尘罩衣，个子又高又瘦，满头灰发的先生。这个人脸朝上翘，把帽子压得很低，小小的鼻子好像承受不了他那副金丝边眼镜的压力。巴恩斯坦波

尔重新把车发动起来，开着车慢慢地迎了上去。

在他觉得对方能听到他说话声音时，他马上停下车，把头伸出来，准备提一个问题。与此同时，那个高个子、灰头发的先生也认真地提出了同样一个问题：“先生，你能告诉我，我们现在是在哪儿？”

2

“五分钟前，”巴恩斯坦波尔说，“我会告诉你，我们是在梅顿海德路上，距斯洛不远。”

“完全是这样！”高个子先生说，“完全是这样！我认为没有理由可以说明我们现在不是在梅顿海德路上。”

他的声音带有一种辩论家挑战的口气。

“这条路根本不像梅顿海德路。”巴恩斯坦波尔说。

“我同意！但是我们应该依据现象来判断，还是依靠我们经历的连续性来判断？我们沿着梅顿海德路来到这里，而且眼前这条路完全同梅顿海德路连通在一起，因此，我坚信这条路就是梅顿海德路。”

“那些高山是从哪里来的呢？”巴恩斯坦波尔提出这样一个疑问。

“温德塞城堡应该在那儿。”高个子先生轻松地说，好像他在下棋一开局就让给对方一个子似的。

“五分钟前，城堡是在那里。”巴恩斯坦波尔说。

“那么，很明显，这些高山是一种伪装，”高个子先生以胜利者的口吻说到，“整个事情，就像人们现在常说的那样，

完全是个圈套。”

“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圈套。”巴恩斯坦波尔接了一句。

巴恩斯坦波尔一边说话一边扫了一眼与高个子先生同行的人。这位高个子先生他比较熟悉的，在社会场合，至少见过二十几次。这个人就是塞斯尔·伯利，保守党的领袖。他不仅因为是个政治家而闻名，同时，他还是一个声誉很高的公民、一个哲学家和一个聪明绝顶的人，伯利身后站着那位个子较矮但体格健壮的青年人。这个人，巴恩斯坦波尔不认识，但透过他的眼镜使人感觉到这个人的表情怀有一种敌意。这帮人中的第三位，他觉得面熟，但一时又想不起来他到底是谁。这个人有一张圆圆的、丰满的脸，胡子刮得很干净，身体保养得很好。从穿着上看，他可能是一位教堂里地位很高的教士或者是一位很有名望的罗马天主教的神父。

戴眼镜的年轻人用一种软绵绵的假嗓音开始说话。“不到一个月前，我到泰普洛王宫走的就是这条路。当时这条路可没有这么漂亮。”

“我承认这里面肯定有问题，”伯利先生兴致勃勃地说，“而且问题还相当严重。但我仍然认为我的观点是正确的。”

“你认为这不是梅顿德路吗？”戴眼镜的人直截了当地问巴恩斯坦波尔。

“被伪装起来的東西看上去不会这么完美，”巴恩斯坦波尔好像有点固执。

“我亲爱的先生！伯利提出异议；这条路因苗圃的播种人而臭名昭著。他们时常安排一些令人惊奇的展览来为他们做广告。

“我们为什么不直接去泰普洛王宫呢？”戴眼镜的先生问到。

“因为，”伯利的口气严肃起来。当一个人必须坚持那些显而易见的事实时，口气自然会严厉一些。“鲁珀特认为我们是在另外一个星球，不能再往前走了，这就是原因。他总是富于幻想，他认为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也能存在。现在，他想像他自己是在一个科幻的世界里，同我们的现实社会相差甚远，是在另外一个星球里。我有时想，如果鲁珀特能把这些浪漫思想写下来而不是仅仅生活在这些浪漫之中，这对我们大家都会有好处的。如果你，他的秘书，认为你有能力把他按时送到泰普洛王宫并能同温德塞的人一起吃午饭的话……，”

因为找不到更好的词表达他的观点，伯利只好做了个手势。

巴恩斯坦波尔注意到，一个行动缓慢，脸色红润的人正全神贯注地查看大轿车附近花丛发生的混乱。这个人头戴一顶镶黑边的灰色大礼帽，形象很像漫画家笔下的人物。他的职务远比他的名字鲁珀特·凯思基尔响亮得多。他就是英国的陆军大臣。顷刻之间，巴恩斯坦波尔发现自己已完全同意那位善于冒险的政治家的观点。这里是另外一个星球。巴恩斯坦波尔走下车对伯利先生说：“我认为，先生，如果我们仔细查看一下旁边那座正在燃烧的房屋，我们就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发。我想，我刚才看见在紧挨着房子的山坡上，躺着一个人。如果我们能抓到其中一名戏弄我们的人……”

他的话还没有讲完就停了下来，因为他不相信有人在戏弄他们。在这最后的五分钟里，伯利先生已近乎完全同意他的观点。